

父子回家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父子回家



湖南人民出版社

快书、快板集

父子回家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 内 容 说 明 ·

这个集子包括三篇山东快书。《父子回家》描写何县长父子回农村安家落户，带头生产的模范事迹。《一车高粱米》歌颂志愿军司机用一车高粱米，英勇机智地换回一车美国兵的英雄行为。《卖肥猪》通过农民赵大叔卖猪，揭露了私商的投机倒把，描写了赵大叔通过思想斗争，击退私商的利诱，把猪卖给了国家。

父 子 回 家 (快书、快板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 23,000

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01—50,000

统一书号: T10168 · 40

定价: (四) 一角

目 录

- 父子回家 (山东快书).....江 舟 (1)
- 一车高粱米 (山东快书).....王桂山、刘学智 (9)
- 卖肥猪 (山东快书).....李育才 (30)

父子回家

(山东快书)

江 舟

說的是，八里公社八里河，
八队的社員在干活，
八头牲口八張耬，
八里河边把种播。

(白)怎么这么多八呀？

哎，我就識八个数。

八里河边風光好，
到处唱起跃进歌，
你追我赶干劲大，
集体劳动乐呵呵。
王支书扶耬头前走，
李队长后面紧跟着，
撒粪的是个小青年，
姓王名字叫永乐，
年輕有为思想好，
他有个外号叫“管事多”。

(白)哎，管事多。

說他管事可真不少，

干活嘴也不闲着，
他管天管地不住嘴，
又亮开嗓子直吆喝：
(白)“喂！休息啦！”
“管事多”一声“命令”下，
社员都自动地往他跟前来凑合。
这是全队的老规矩，
地头休息读报、记工、开会、学政策。
“管事多”正要把报念，
猛抬头，正北来了人两个！
一前一后走得快，
一高一矮差的多。
矮的是个小青年，
高个年纪四十多。
矮个背着个行李卷，
高个包袱手提着。
(白)“这个高个好像在哪见过，好眼熟啊！”
这个说：“可能是下放干部到咱村，
听说要来两三个。”
那个说：“这高个的走像好眼熟，
八成是前年蹲点的大老何！”
(白)“对，很像咱何县长。”
“管事多”早就看清楚，
迎上去忙把包袱夺。

(白)“何县长,你可来了,可把俺想死啦!”

何县长說:“我这不是回来啦!

来和大家共同劳动要把生产搞紅火。”

忽啦啦人們都圍上来,

亲亲热热地把話說。

这个說:“这边坐下吸袋烟,

我这里有新买的国产自来火。”

那个說:“走路嘴干渴,

快快这边把水喝。”

何县长說:“八里河就是我的家,

一家人这样客气使不得。”

何县长朝老王一咧嘴,

笑嘻嘻地把話說:

“我給你送了个徒弟来,

你看看合格不合格?”

(白)“徒弟?”“是啊!

这小子是我的二孩子,

中学毕业叫建国,

把他送来交給你,

安家立业在这合。”

(白)“建国!”“啊?”

“这个村就是咱的家,

咱家就是八里河。

我来給你介紹下,

熟悉熟悉好同生活。

这个是你王大伯，”

(白)“王大伯。”

“是党支部书记王文合。

这个是你李大叔，”

(白)“李大叔。”

“是生产队长李志学。

这个是你永乐哥，”

(白)“永乐哥。”

“两年前，他也沒有考上学；

过去您俩是同行，

現在又是新同学，

今后您俩在一起，

共同学习劳动課。”

王支书拉住建国的、手，

滿臉帶笑把話說：

“建国，你来农村不怕苦？”

“嘿嘿！怕苦还来八里河？”

“你干活不怕髒？不怕累？”

“为了建設新农村，

再髒再累吓不住我。”

“管事多”一听心激动，

滿肚子話不知从哪說。

想起前年中学剛毕业，

何县长蹲点来这合^①。
和自己住在一炕上，
睡觉通腿一个被窝。
只因当时考学沒考上，
一心想继续复习再考学。
就觉着在农村生活苦，
就觉着在城市条件闊，
就觉着在农村沒出息，
就觉着农业这行沒啥学。
(白) 輕农思想怪严重哩！
当时老何有意见，
可是沒有直接說。
早起他独自一人去拾粪，
飯后又一齐去干活。
地头休息开会又讀报，
党的政策傳遍八里河。
他說劳动是傳家宝，
寄生虫地主富农最可恶。
他說李家的生活最儉省，
又說張家热爱集体干活多。
他說庄前的谷地該倒茬，
又說庄后的玉米追肥別耽擱。
他带头挖河又筑壩，

① 这合，就是这个地方。

使害河变成幸福河。
扩大耕地八十亩，
荒草沙滩变粮窝。
是他立下多少好规矩，
至今仍然保持着。
他和社员的关系真是好，
人人叫他“大老何”。
他走时自己送出十几里，
想他一夜没睡着。
如今他和儿子一同来，
搞好生产准没错。……
“管事多”正把往事想，
何县长这边叫永乐。
(白)“永乐!”“啊?”
“你怎么见我说不说话，
是不是忘了我老何?
你这两年怎么样?
是不是还想离开八里河?”
支书说：“这小子可不简单，
大家都叫他‘管事多’!”
(白)“管事多?”“是啊!”
“在八里公社他当社员，
俱乐部、夜校他负责。
干活他是记工员，
生产队的会计他兼着。

民兵連里当班长，
天气預报他广播。
他啥都干来啥都学，
不是画来就是写，
拜师訪友鬧‘改革’！
他是出色的宣傳員，
讀报、演唱宣傳政策。
他是农业科学研究员，
夜校、地头常讲课。
他还是个服务员，
代人看信写信他包着。
他又是报社的通訊員，
好人好事常傳播。”

(白) 噲！管的事可真多啊！
何县长說：“知識青年农村很需要，
看不起农业的思想要不得。

永乐这算做得对，
农村的天地很广闊。”

(白) “王大哥！”“啊？”

“你对建国別客气，
对他一定要严格。

青年一代是接班人，
帶不好徒弟你負責。”

(白) “建国！”“啊？”

“你是普通一社員，
特殊思想可要不得。
立志干农业一輩子，
要学习永乐‘管事多’。”
建国說：“劳动是本分，
我决心扎根八里河。”
他說着就去背粪筐，
两手撒粪干得潑，
何县长扶耒头前走，
搖搖晃晃把种播。
“管事多”一看着了急，
他父子这样干法还了得！
(白)“何县长！”“啊？”
“你們走路身子累，
快回村里先歇着，
你的身体不好我知道，
不注意身体就是对党不負責。”
(白)嗨！“管事多”可真管得寬啊！
何县长說：“你可真正管得寬，
我剛来你就管我。
春季生产这么忙，
快快干活少罗嗦。”
这就是父子“回家”事一段，
革命傳統永远保持着。

一車高粱米

(山东快书)

王桂山 刘学智

腊月二十半夜多，
从正北开来了一辆十輪大卡車，
十輪卡車本是美国貨，
現如今已經归了咱中国。
開車的只有人两个，
司机同志本姓郭，
他的名字叫玉善，
助手姓張叫永合，
郭同志今年二十六，
張同志剛剛十九生日还没过，
郭同志家住辽东省，
張同志他家是承德，
郭同志从小在家受貧苦，
找老板当学徒，学开汽車，
那时候旧社会里太黑暗，
当学徒总是受折磨，

光侍候老板还不算，
还得侍候他老婆，
老板娘让他抹桌子扫地倒尿罐，
一天到晚不闲着，
哪有时间学手艺啊？
再一說，老师的技术不容易得，
因此上三年的工夫学了个半瓶儿醋，
光知道扳搖把子、灌油、灌水、擦車，干些零
碎活。

有一次老郭把他的老师問：

“老师傅！能不能把開車的門道儿教給我？”

老师听罢皺眉头，

嘴里沒讲心里說：

“我指着開車来吃飯，

你学会了我还吃什么？”

哎！自从来了共产党，

穷人再不受压迫，

大老郭汽車学校里去受訓，

只觉得心里心外都快活，

老师們教的認真又耐心，

大老郭苦心钻研用心学。

头两月跟車当助手，

很快地自己单独能開車。

在国内解放战争他也曾把功立，

支援前綫当过劳模。
開車的技术精通又熟练，
誰不知开汽車的大老郭！
五〇年志願把名报，
抗美援朝出了国。
工作在志願軍的汽車队，
专管着运送給养拉彈药。

这一天他載了一車高粱米，
翻山越岭过大河，
为了防空不能开灯走，
黑天半夜朝前摸，
正走着張同志听見忽隆忽隆的声音响，
(白)“郭同志！”

“啊？”

“你听听是不是后边又来了車？”

“不一定，也許是敌机来搗乱，
你探头看看是什么？”

郭同志一言未落地，
忽然間一片白光照山坡，
張同志一看又是敌机扔的照明彈，
故意地他把笑話說：

(白)“郭同志！”

“啊！”

“郭同志！朝鮮跟咱中国真不一样。”

(白)“啊?”

“你看看人家的电灯沒有杆子能悬着。”

郭同志一听憋不住笑：“嘿嘿！

这么亮的电灯咱可沒见过。”

郭同志加快了速度，汽車快如飞，

速度表的指針越来越往快的上面挪。

“張同志！它若是早来給咱照着路，
也省得咱黑灯瞎火一点一点地往前摸。”

(白)“是嘛！”

这时張同志探着脑袋朝外看，

照明彈一拉溜就是七八个，

两架飞机輪着轉，

一会起来一会落，

張永合是个新同志，

战斗經驗不那么多。

“郭同志！我看飞机要‘下蛋’，

是不是开到路旁去躲躲？”

老郭搖頭說：“不可！

別惊慌来要沉着，

只管放心走咱的道儿，

开到路旁多罗嗦！

照明彈是‘瞎子点灯——白費蜡’，

地上的目标飞机它一时半时看不见。”